

(上接第三版)一般的瓷器没有这样的光泽,这是一件从未见过的瓷器。

他有些爱不释手地问:“以前创出来过没有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这东西别人看过没有?”

“有,两个人来看过,我要1200元,他们嫌贵,因拿不准,说回去商量商量再来。”

接着,主人把红薯窑因下雨塌陷后,小孩出去玩时顺手捡到这件东西的经过简要说了一遍。王留现想,再早两个月前正好是秋天下雨,老红薯窑被雨水冲刷塌掉泥坯,露出瓷器,小孩玩耍回来就捡到了,时间可知,价钱也值,但他没有带那么多钱,只好说:“王医生,这件东西对我这个搞研究的当标本可不错,我想要,可我现在手里没钱,一个月才105元钱工资,你多注意些,有人来买别让买走,顺便再告诉我一声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,王长录找到他说:“你准备600元,换成新钱,我再去说能拿回来就拿回来算了。”

王留现借了200元钱,加上积攒几个月的工资凑够600元,到银行专门换成新钱,王长录独自带着钱到邻居家把那件瓷器买到了手。

1986年10月,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在西安召开。王留现带着那件瓷洗、一包瓷片和一篇论文赶奔西安。就在这次会议上,连他自己和专家们都没有料到,他爆出的冷门竟然成为寻找汝官窑遗址的一个拐点,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机。

休会期间,王留现把所带的瓷片让多位陶瓷专家观看。第二天吃过午饭,他把那件灰青釉洗拿给耿宝昌看,拿给叶喆民看……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专家汪庆正因有急事要提前回去,正遇到王留现,他心里忐忑地说:“汪老师,我带件东西想麻烦请您给看看。”

汪庆正愣了一下,反问道:“啥?”

“汝窑的东西。”

“好,你拿来吧。”

王留现紧跑慢跑到自己房间取出那件汝瓷洗交给汪庆正,汪庆正拿在手里,“哎哟”一声,眼睛顿时空明:“咦,你咋不早点让我看哪!”

他放在床上,蹲下身子,边审视边伸出大拇指旁若无人地称赞道:“嗯!高!独一无二!”

说过之后,他又感到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:“你是从哪里得到的?”

“是在我们河南宝丰清凉寺挖出来的。”

“宝丰以前是不是归属汝州?”

王留现点了点头,汪庆正痛快地说:“这就对了。”

王留现还想从他的口里得到更多信息,可汪庆正却打住不说了。只是淡淡地嘱咐道:“这东西不错,可要收拾好啊!”说完,看了看表,和王留现握手告别,急匆匆地赶飞机去了。后来,汪庆正在他出的一本书中写道:“看到那件瓷洗的第一眼,我被惊得目瞪口呆,有一种失重的感觉。”

汪庆正提前回沪后,把在会上看到的那件洗的惊喜心情说给了陶瓷组的范冬青、周丽丽两位女干将,并派两人用最快的速度赶往清凉寺……

1987年4月的一天,王留现在在实验室正忙于工作,邮递员送来一封上海博物馆的信。王留现打开来,信签上竖排着娟秀的钢笔字:

留现同志:

西安握别,谅必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为颂。我返沪后本想及时与你联系,奈琐事缠身,不得稍闲。西安所见青瓷洗一只尚称完整,你如能携来上海,与我馆藏品比较核对,当能作定论,来沪的往返车旅费及上海的住宿费均可由我馆负担。何时来沪请能告知。

此致

敬礼

汪庆正谨上

四月十七日

## 汝官窑的发现者

王留现安顿好工作,带着那件珍贵的汝瓷洗匆匆登上了南下的列车。到了上海博物馆,汪庆正副馆长和青铜器专家马承沅馆长请他吃过饭,回到招待所,汪庆正说:“国家文物局顾问谢某是文物法的制定者,前些时来调研工作,问我们,你们没去过千里之外的清凉寺,你们咋知道的汝窑,派人去采集瓷片标本?我们如实说了,说西安年会上见到宝丰王留现带的东西,我们才派人去调查的,采集到一些标本和窑具,为此断定清凉寺就是汝窑窑址的。谢某说,那是国家的珍贵文物,个人不得收藏,要动员他捐献给国家。你看,国家文物局都知道了,今几个就是给你商量一下,想请你把这件文物捐给我们上海博物馆。”

王留现不卑不亢地提出自己的想法:“我是河南人,我们河南博物馆也没有汝瓷,要捐也应该捐给河南,捐给你们咋说呢?我回去如何给河南交待?”



汝窑洗 上海博物馆

汪庆正说:“清凉寺以后发掘了,河南有的是,再说你捐献也是宣传你们河南清凉寺的,希望你捐献给博物馆,国家会给你一大笔奖金作为补偿的。”

王留现从对方口气里听得出,不捐恐怕不行,他后悔不该把宝丰的宝物带到上海。更懂得国家文物政策,他掂量来掂量去,再回去恐怕不可能了。为了宣传河南、宣传宝丰、宣传清凉寺,捐就捐了吧,只好答应道:“那就捐吧。不过,捐献总得有个凭证,你得让国家文物局给我个证书,我回河南有人问起来也好有个交代。”

“可以。”汪庆正答应得很干脆。

与此同时,上海博物馆的范冬青、周丽丽通过两次调查,依据在清凉寺采集到的与上海博物馆汝窑瓷器相同的瓷片,抢前一步,首次向世人宣布:宋代汝窑窑址在河南发现——专家称这一发现“为我国陶瓷史上的大事”。

王留现回到家后,上海文物局转给他一纸捐献证书,其实是一张奖状,上写:

王留现同志将珍贵文物汝窑洗壹件献给国家,化私为公,殊堪嘉佩,特发此状,以资褒扬。

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

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六日

接着,由汪庆正、范冬青、周丽丽等合著的《汝窑的发现》出版发行。拂去千年尘埃,揭开神秘面纱,几代人苦苦寻觅的宋代汝官窑遗址竟然会在宝丰清凉寺发现,多少人为之兴奋感叹。

1987年10月,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派出的精兵强将赶赴清凉寺……如果说发现一件稀世陶瓷珍品如同发现一颗明星,那么在王留现眼里,汝窑的发现无疑发现了一片灿烂的星空。当古陶瓷专家苦苦寻觅半个多世纪的心结得以了却,当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得以了结,当汝窑窑址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之时,作为一名民间汝瓷爱好者——王留现产生了大胆的设想,那就是要筹建宝丰县汝瓷研究所,通过对古汝瓷造型、釉色、烧制的研究,把失传了数百年的神秘烧造技艺,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分析查找出来,使先辈们空前绝妙的传统技艺得以传承,使汝瓷文化得以弘扬。

1988年3月,王留现把写好的筹建汝瓷研究所方案,

呈送给县经委领导,他在方案中写道:汝瓷是宝丰的王牌,紫砂是宝丰之一宝,除此宝丰陶瓷还有两颗明珠,一颗叫天目瓷,一颗叫宋三彩,宝丰的天目釉不亚于驰名中外的“建盏”。宝丰的宋三彩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。目前,宝丰是紫砂独放,王牌未亮,两颗明珠,土内埋藏。应买王牌、购“珠”“宝”,使黄土变金,经济更加腾飞。

1988年10月,中国古陶瓷研究会、中国外销陶瓷研究会年会暨学术讨论大会在湖南衡阳召开。当时,汝窑被发现后,学术界出现了一些争当汝窑发现者的势头,针对这一情况,王留现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《对汝窑发现的反思和几个问题的探讨》,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和震动。

人们不禁要问,在较短时间内,在同一地点,出现了这么多汝窑的发现者,而且他们的职业、工作地址、所在单位各不相同,有的相距甚远,那么,他们是怎样发现汝窑的呢?在众多发现者中,究竟谁是最早发现者呢?

发现者各有其说,各有其理,但每个发现者所做的贡献将受到学术界、陶瓷界的关注和评议。

1989年2月28日的《平顶山日报》上刊登报道《王留现的三个发现》称,自从父城改名宝丰,已经历了好几百年,然而没有多少事实可以使“宝丰”名副其实,宝丰有宝吗?有,因为有三个发现,新兴的北方陶都、汝窑遗址在清凉寺、宝丰具有硅化木。之后不久,《中国陶瓷》上发表了《谁是汝窑第一发现者》的文章,称汝官窑的第一发现者是宝丰人王留现,并肯定了他在汝官窑的发现和汝瓷的研究上所做出的贡献。

汝窑的发现促成了河南省第三届古陶瓷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0月在宝丰召开,代表们参观了汝窑遗址,讨论热烈,收获很大。王留现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《汝窑新议》,对汝窑的历史、器物等提出了新的见解,引起与会者的共鸣。

汝窑的发现不仅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,也为研究汝窑内涵找到了考古依据,它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,对它的开发利用将有其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。每一位了解汝瓷的宝丰人都知道,上海博物馆之所以能够设立展览橱窗,与清凉寺的瓷片不无关系,与王留现捐献的那件汝窑洗不无关系。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《腾飞之路》中有《霜愈重而枫愈红》的报告文学称,王留现:他就像一株小草,总是那么不声不响,就是在这不声不响中,做出了一件件惊天动地的事业,以仅有的新绿妆点了故乡肥沃的土地。有人说,他更像一片枫叶,虽霜冻而不凋,霜愈重,红愈烈,他那烈火般的红点燃了一炉炉窑火……如今,他已届暮秋,距生命的终点越来越近了。但是,在他生命的长河中,他还能搏击出朵朵闪光的浪花吗?

凭着对汝瓷研究的特殊爱好,王留现徒步踏遍了清凉寺四周的山山水水,摸清了汝瓷原料的家底,写出了《感悟汝瓷》和《关于汝窑所用原料的探讨》,并制作了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原料产地位置分布图》,试图从发现的原料中破译古代烧制汝瓷的密码。

从宋代的汝窑,到20世纪七、八十年代寻觅,再到后来遗址发掘、保护大棚到现在建成的“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展馆”和“宝丰汝窑博物馆”,从清凉寺的整体搬迁、新村建设,到正在实施的“汝窑小镇”“陶瓷学院”,从宝丰陶瓷厂聘请江苏宜兴技术人员,到清凉寺村一百多家企业、作坊,线上线下销售,到河南省“乡村文化合作社”试点——清凉寺村文化合作社,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,时光交替着一个又一个轮回,清凉寺凭着汝窑的名片已经走在了汝窑传承、文化兴村的道路上,汝窑名片将为宝丰、为清凉寺带来多大的利益,谁也说不清。

王留现像一枚小小的火柴,点亮了历史的明灯,若干年后,他的名字也许会被遗忘,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执着探索,以及对汝窑文化的传承将会载入史册。

但愿王留现感到后悔的事以后不再重演!